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警世陰陽夢 第五回 落魄潛蹤

卻說魏進忠不及半年，把千金蕩盡了。禮部的頂首，又被本官革掉了，單剩得一個精身子，倒弄了一個徒罪在身上。官府拿他羈候，手裡沒錢，只得把衣服等件，都變賣使用。李貞、劉嶠知道了，慌忙來看他，就央著何旺當官保出。見其襤褸，李貞就脫下衣類與進忠穿了。劉嶠帶著一兩銀子，與他用度，教他同回寓所去。進忠自覺無顏，不肯去。這兩人都是內相家管轄的，日逐事忙，先別去了。何旺是個保家，擔著干係的，肉己身邊也帶些銀錢，伴著進忠，買些飯酒兒吃著，便問道：「聞得魏官兒前日一件事就賺著千金，難道這樣完得快？哪個肯信你。」進忠便細細地告訴何旺道：「被□駙馬街開賭的王小二、張成糾合了一班光棍，半個月，就著他們弄了六百兩去。其餘蘭生家費了。都是這老倉庚劫了我的銀子，反害我一個罪名，又把蘭生藏在侯府裡去了，不容我們一見。這口氣放不過她。本官因此又怪起我來，革去頂首，弄得我致身無地了。」何旺道：「據在下看起宗，都是你自家不是。這嫖賭場中，叫做萬丈深坑，沒底的。一人其套內盡多盡了。富家兒即變做窮鬼，衣冠世胄指為敗子。也有轉就豪門乞食，叫現世報的；也有投人卑田，合仗唱『蓮花落』的。這都是自己迷戀了。難道魏官兒這一個乖巧人，被人捉弄了？像這李相公，俺爺著實敬重他，時刻也離不得。就是劉老爹，各宅往來，也都是愛他的。這兩位常對我說魏官兒在衙門裡興頭時，竟相忘了。他兩位也曾到院中來勸你，你倒避過了不肯見，教他們乘興而來，敗興而去。魏官兒，你若原與他們往來，縱有通天的神棍，也不敢□分來拐你。就是那娼家，他倚著勢豪管護的，你這個冤仇，如何翻得。只須罷了。不如仍舊到兵杖局去，依傍那兩位還好。」進忠道：「咱寧可餓死，有何面目見他們！」何旺道：「他兩位倒不忘情哩。昨日對在下說『患難相扶持，苦樂共相守』的。魏官兒，你既不同樂，如今共苦也是使得的。」說得進忠臉上通紅，慚愧道：「這也是我自作自受，再不去累人了。」何旺道：「前日在禮部時，相交這一班弟兄，如今可有人來看你嗎？」進忠道：「咦！如今的人只有錦上添花，那有雪中送炭的。常言道：『酒肉兄弟千個有，急難之中一個無』。」何旺道：「像李相公、劉老爹不是那樣炎涼的人。只是魏官兒你自去遠他，他不來遠你。目下急著贖這罪的銀子出在何處，也要思量一個計策處便好。」進忠道：「我想那王小二和張成二人，他設騙我許多銀子，一定要在他身上出血了。須求老管家做主，與我去說則個。」何旺道：「當初在下又不曾同去，又不識面的，縱然去，也不肯認帳，如何說法得來。」進忠道：「你說了何公公府裡，他自然服的。如不服再處。」

何旺聽了，走去□駙馬街，尋著了王小二。王小二正在那裡搦頭放管忙哩。等了一會，王小二道：「請問老哥尊姓大號，尊駕光臨有何見教？」何旺道：「俺是皇城內何公公家，聞得宅上開賭，甚是大往來的。」王小二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像是老掌家也要來玩玩嗎？」何旺道：「不然。前日有個肅寧魏朋友，在俺府中走動的。他在禮部衙門裡做勾當，賺了若干的銀子，都在宅上賭輸了，可有這事嗎？」王小二隻搖頭，不開口。何旺道：「他如今又被人告，問個徒罪。他說有些銀子在宅上。我特來要老哥同送這項銀子，與他納贖使用。是有的嗎？」王小二便大發雷霆起來：「這賊狗攘的！臭花根！他嚇詐了劉監生、鄭公子上千兩銀子，又誣告誣騙那西院裡人家，如今又來尋著咱們！咱們可是怕事的嗎！可惜沒有在咱處，就有也沒得還他。何掌家不要管這樣閒事。這個是有損無益的。」眾人又在那場中七嘴八舌進雜話，都是幫著王小二的。

何旺被他們搶白了一場，氣哼哼地走回來。對進忠說了，隨即去回復李貞、劉嶠二人。李貞便與何內相說知，要求一封書。何內相道：「李先兒，你就寫著，用我圖書便了。」李貞就著實寫得懇切詳細，又寫了一張狀詞，呈與何內相看過，用了圖書封好了，就差何旺去遞與西城鄒御史臺下。鄒御史見了書，便批發西城兵馬司：「速拘、嚴究、解報」。那兵馬司接了憲牌，便差人去拿王小二、張成一干人犯。

那王小二做光棍的人，大小各衙門都是平素結交的。隨你天大的事來。他也不放在心裡的，就管待了差人酒飯，送了個紙包兒，歡歡喜喜出了門去。王小二自己一個竟來到城上道里司裡，都會了承行的書吏，且捺住了。

何旺候了幾日，不見動靜，走到城上道里，要出催牌。那道里吏書原來與王小二有一手的，對何旺說道：「輸了錢告狀，有什麼贏氣！就是大分上來，只做得鬥毆公事，杖罪官司。老掌家若是通情做事，待我們出來講和了何如？不過是魏官兒這罪贖銀子，咱們勸王二哥幫貼些吧。只是被行院人家害了，拿無辜人出氣，理上不通的。只因何公公出了書，又是老掌家這樣一個妙人，咱們故此多口效力。若經官府審問起來，只贏得幾板子，盡了何公公的情了。銀子是沒有的。老掌家回去計較計較看。」走攏來的人，都說的是扯淡話。何旺被他們說得打官司的興頭一些也沒有了。回來與李貞三人商量道：「他們這一行人，要吃不怕死，論年不論月的。哪有這些閒工夫去與他們纏帳，不如將機就計，要他包完了這罪贖，也就罷了。」何旺心裡也只要脫了保家干係，便攛掇道：「如此做法，我們又省了閒錢，又早完事。料想不能全勝他們的。」便去兩邊說合。王小二裝模作樣，倒不肯，要當官對理。城上吏書做圈做套，納了罪贖，遞了和息，完了這事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進忠訟事雖完了，原自軒軒昂昂做過的人，一時落泊了，衙門進不得，京師住不得，左思右想，難以度日，到前門去祈問關聖靈籤。

第一祈終身是七□二籤：

河梁道路有高低，可歎長途日已西。

縱有榮華好時節，直須狐兔換金雞。

卻說關爺簽這樣靈驗，後來句句都應了。魏進忠是河間府人，受了許多顛沛跌宕，直待五□三歲，是萬曆四□八年，歲次庚申，泰昌皇帝□月裡昇天，就是天啟皇帝登極了，進忠得時起來。天啟元年是辛酉，正應著「直須狐兔換金雞」。

第二祈在京守舊，是三□七籤：

焚香來告復何辭，善惡分明汝自知。

屏卻味公心裡事，出門無礙是通時。

這籤是關爺明明教他做個好人。看那聖解曰：「作善降祥，作惡降殃。何必禱神，當自揣量。公心莫昧，勉為善良。前程遠大，可保安康。」

第三祈出京做事，是九□七籤：

五□功名心已乖，哪知富貴逼人來。

更行好事存方便，壽比嵩山位鼎臺。

說那魏進忠在大內，伏侍天啟爺爺，正是五□歲，富貴根基來了。後來若是省得這一籤，便保全了自己的長命富貴了。

進忠原不識字的，聽著道士詳簽說道：「第一籤，祈終身，眼下不濟，後運大好，應在申、酉、戌年。第二籤，守在京中不見得好。看這出門無礙是通時，還該外路走走。第三籤出京做事，看第二句『富貴逼人來』，有些財氣。」進忠重複叩頭，暗祝道：「此去望關聖護佑，吉祥如意。」一路走回下處，低頭想著無計可施，肚裡又餓，身上又單。纏袋內只有三錢來銀子，便去買了一副鼓板，又用那破傘紫竹柄做了管簫兒。也不通那李貞、劉嶠、何旺曉得，次日竟出了北京城去了。隨路逢著村鎮上茶坊、酒館、典當鋪、綢緞鋪、香賭鋪、故衣鋪，走上街頭，或吹或唱，過路的人都站住了聽著，倒也混得有兩分兒。便游到涿州去了，借道士房內拉腳小破屋半間住著。日裡出去揚花混些酒食吃了，夜裡回來也不張燈燭，也不動火煙，鋪下些亂草和衣兒睡了。遇著兩天就挨到各道士房去混飯吃，個個厭惡不睬他。只有一個小道童，叫做玄朗，要他教曲兒，常時藏些糕餅與他吃。正是：

饒君走盡天涯路，運不通時到處難。

畢竟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